

尸之谜

魏成芳



尸之謎



封面设计：魏 杰

尸 之 谜

魏 威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9.25印张 2插页 174千字

1986年2月北京第1版 198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5,700册 定价1.3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公安破案题材的惊险小说，故事迂回曲折，情节紧张惊险，充满了惊心动魄的场面。

某保密研究所的扩建工地上，挖出了一具疑案重重的女尸；与此同时，公安部门获悉某特务机关发给潜特“黄蜂”的“复线行动计划”。这个危险的讯号，引出了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斗争。不仅研究所负责人、著名科学家肖鸣华的重大国防科研成果会被窃走，而且整个研究所也可能遭到定时炸弹毁灭性的破坏。为了挖出这伙潜特，我公安部门派年轻的公安侦察员郑戈深入研究所内侦察敌情。郑戈与未婚妻肖晓在战友们的密切配合下，同“黄蜂”、“燕子”等老牌潜特进行了极为复杂艰巨的斗智斗勇斗谋，最后终于将狡猾的特务各个击破，一网打尽。

目 录

一	女尸之谜.....	1
二	简短新闻.....	12
三	可疑电波.....	27
四	出征巧遇.....	40
五	恶性事故.....	51
六	尸谜初解.....	68
七	挂起肖像.....	82
八	“燕子”出巢.....	93
九	一箭三雕.....	107
十	吴氏其人.....	116
十一	暗中较量.....	129
十二	诱敌出穴.....	140
十三	密林僵尸.....	152
十四	一点烟丝.....	163
十五	牵出一个.....	175
十六	歧路识疑.....	186
十七	夜访山庄.....	198
十八	巧取罪证.....	209

十九	疑团未解.....	222
二十	狼狈为奸.....	231
二十一	拍板成交.....	241
二十二	撒下诱饵.....	250
二十三	洞中格斗.....	263
二十四	海上擒谍.....	277

序 诗

目眸圆，智谋高；
仇在胸，烈火烧；
箭在弦，弹膛啸；
利刃不卷，斗志不挠，
狡敌终难逃！

一、女尸之谜

“……施工工地发现一具棺材，里边有一具奇怪的尸体，从特征分析，似乎是……”

滨海市公安局大楼的总值班室里，侦察处处长张剑光挺胸昂首站在办公桌前，左手插在腰间，右手举着电话听筒，听着对方报告案情，不由眉头紧锁，表情变得严肃。他透过射出窗外的灯光，凝视着漆黑的夜空，窗外，冷风夹着细雨，一阵紧似一阵，“唰唰唰”地打在窗子上。电线发出刺耳的呼啸，树木摇曳着，发出狂吼般的涛声。他的眉毛不由地跳了两跳，对着话筒大声说：“奇怪的尸体不象是正常死亡，……什么？好，我们立刻去现场！”说完，仿佛在思索着

什么似的，慢慢地放下了电话听筒，下意识地解开了上衣的钮扣，抬头扫了一眼墙上挂着的石英钟；这时，时针正指向午夜零点，他对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民警一挥手说：“走，去现场！”

他的话音刚落，只见两个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值班室。

先跨进值班室的是个青年人。他二十七八岁的年纪，身材修长，看起来虽然略显消瘦，却给人一种洒脱果敢的印象。他穿着民警制服，白顶蓝边的警帽下，圆圆的脸庞上闪动着一双机警有神的大眼。那浓浓的两道剑眉，中间的一条高鼻梁，红润的面颊，和那微微上翘的嘴唇，都显露着英气。两片鲜红的领章，映衬着他的脸庞，使这年轻人更加潇洒。他以军人般特有的敏捷、灵活的动作，走近张剑光处长，笑盈盈地站在他面前，欲言又止地望着处长那副严肃的面孔。他就是以聪明而闻名，以果敢而著称的侦察员郑戈。

身后紧跟着进来的是老侦察员王铁铮。他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黑红色的脸膛；倔犟、浓黑的胡子，从两腮上钻出，可头发已经脱掉了许多，稀稀落落的。他手中拿着一顶警帽，站在郑戈身旁，挺直那墩墩实实的身板。他的体格，他的动作，他的面部表情，使人一眼就看出，他是个经过风雨摔打的汉子。全公安局上上下下那么多同志，差不多都知道他这块“铁”。他没读过几天书，但他好学肯钻，用他自己的话讲，是凭着不怕脱光头发的钻劲，读百家之书，采万家之长，什么天文、地理、文学、科技、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读。他的知识渊博，为分析案情，侦察案件，提供了许多方便。他可以根据某一案犯留下的一点线索，甚至几个字，分

析出案犯的年龄、文化程度，或者案犯的职业。他工作之余，常常跑到百货商场当义务服务员，到饭店、小吃部“体验生活”，到工厂做工，观察分析人的心理变化。三百六十五行，他行行都去亲身体验生活实际，去学习专业知识，名词术语。在他的履历表上，还填写着一项独具的技术项目，也可称之为奇迹，那就是他能对已经被破坏了的尸体进行复原。对解剖和复原技术，他几乎着了迷，“有志者事竟成”，正是他的复原法，给破案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他的外表显露出憨厚、粗犷的气质，但言谈幽默、逗哏。同志们送他一个既亲切，又合适，却又不太文雅的外号“万宝囊”。别称“老铁”。称他为“铁”，他的确有股子铁劲。有一次，为抓一个案犯，他从二层楼上纵身跳下，抓住了案犯，他却没伤一根毫毛。从此，“老铁”这个绰号叫响了，他的名字几乎被人们忘记了。

张剑光在郑戈和老铁的脸上扫了一眼，关切地问：“怎么，你们还没休息？”说着，他已不由一愣。只见郑戈和老铁胳膊上搭着雨衣，脚上穿着高腰雨鞋，裤腿卷起，一副去发案现场的打扮。

“处长，今晚的任务交给我们吧！”郑戈恳切地要求说。

“不！”张剑光干脆拒绝说：“这次任务既是郊区，又是这么个风雨天，”他指指窗外，摇摇头继续说：“案件又比较复杂，你们去休息，我去！”说着穿好雨衣就朝外走。

老铁伸手拦住张剑光的去路，“嗨，我说老张，现场还是我们去，你已经忙了一天了，再说这样的风雨之夜，我们又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谁能料到他们会搞什么阴谋，你还是坐

阵指挥吧！你看，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了。目标——六〇四研究所三期工程工地，联系人——保卫科长刘亦群，没错吧？”老铁说罢，冲张剑光得意地一笑，又朝小郑一挥手说：“咱俩开拔！”

张剑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笑着说：“拿这两个家伙真没办法，任务又叫他们给抢跑了！”他看郑戈和老铁走出值班室，才坐在沙发上点燃香烟，刚吸两口又忽地站起身，抄起电话，“请接食堂。食堂吗？噢，是杨师傅，请准备两份晚餐，做点酸辣汤，要多加点葱花，小郑和老山东老铁出现场啦！”

“笛笛！”几声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响过，郑戈驾驶着一辆淡绿色“上海”牌轿车冲出了公安局的大门。他开亮汽车的大灯，两道强烈的光柱穿透雨雾，射向前方。车轮“唰唰”作响，冲开一条水路，水花四溅，朝着六〇四研究所工地方向急驰。

借着路灯桔红色的亮光，郑戈那强健的身躯微向前倾，头微微向右歪着，他全神贯注，双手灵活地把着方向盘，刚毅的脸上，那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此刻睁得更大，机警地透过雨幕盯着前方。前挡风玻璃上的“雨刮器”匀速地扫来扫去，刮除那些讨厌的雨水。汽车发着低沉而急促的“轰轰”声，仿佛和驾车人的心情一样，恨不得一下子奔到现场。

急速行驶的汽车，身后拖着一团雨雾，猛转弯，冲上了通往六〇四研究所的公路。

六〇四研究所座落在市区与郊区的结合部。它的周围除了研究所的家属宿舍，还有初建所时的几座专家未曾住

过的别墅，和庄户人家的几栋住房外，没有其他厂房和宿舍。这个研究所是一个大型综合性研究单位，不仅有自己的试验车间，还有试验场地。它的周围是一片片树林，丛生的灌木和草地。研究所西边有一条小河，巧用大自然，在河堤上修了条沿河公路；它与由市区伸展而来，又向郊区延伸而去的公路恰成“丁”字形。

居高眺望研究所全貌，万绿丛中，那现代化的试验大楼，高大的试验车间，红色砖瓦的办公楼，以及高耸的烟囱吐出一团团乳白色的烟云，使这儿的景色十分壮观，真可称之为现代化的科学城了。

研究所的东侧，是家属生活区。一排排新建的家属宿舍楼，整齐、美观；宿舍楼的前面，靠近公路的地方，是百货商店、粮店、邮局、托儿所……，这里虽只有一个研究所，但它却如同整个社会的缩影。

从研究所向东眺望，便是北方最大的港口——滨海港，顺港口码头沿海边向南，是海滨游泳场和疗养区。游泳场南面有一座天然小岛，岛上风景如画，幽静异常，人们称它为“幽静岛”。从岸边去小岛只有一座小桥。海滨疗养区一面向海，背靠锁海山。锁海山的一端一直伸向海面，宛如一只巨掌，登上锁海山向北俯视，研究所的全貌隐约可见。

研究所始建于一九五四年，随着工业现代化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这个所已扩建过两次。现在第三期扩建工程正在进行，它的建筑面积已经扩展到离“丁”字型公路的交叉处还不到百米的地方。

郑戈把车开到“丁”字路的交叉点，猛地刹住车，把雨衣

的风帽朝头上一拉，关闭车灯，抓起特制的现场勘察包，跨下汽车，和老铁快步朝现场走着。

此刻，雨下得更猛了。雷声隆隆，象敲响的天鼓；闪电，象在欢迎深夜出征的公安战士，一个接一个地闪着亮光，照在他俩身上。他俩迈着敏健的脚步，踏着脚下的雨水；雨水发着“唰唰唰”的响声，打着旋儿向公路两旁的低洼处，向泄水沟内逃去。

踏进泥泞的施工现场，又走出一段路，老铁对郑戈说：“嗯——你看有个人亮着手电筒朝我们这儿来啦！”

“唔！”郑戈也发现了手电筒的亮光，他俩加快脚步迎上前去。

“是刘亦群同志。”还有十几步远，老铁借着闪电的亮光，看清来人正是研究所保卫科长刘亦群。

“哦——铁铮同志，”刘亦群抢前几步，高兴地大声说道：“你们这机械化侦察队伍，真是神速！”

“哈哈，老刘，这样的鬼天气，我能让你科长久等吗？”老铁风趣地说。

“噢，郑戈同志，走吧，现场就在前边！”刘亦群说着伸手去夺郑戈提着的现场勘察包。

“原来二位是老相识啦，看来用不着我再作介绍喽！”老铁见刘亦群和郑戈争着现场勘察包，在一旁笑模悠悠地说。

“岂止认识，很熟啊！”刘亦群没能夺过郑戈手中的勘察包，转身用手电照着路，边走边说：“在市里一起开过多次会，听郑戈同志介绍过破案经验，不过，”刘亦群拖长声调说：“你小郑可从来没踏进过我们研究所的大门哟！”

“这话讲得可不公平，现在都进了你们所的工地，怎么能讲没踏进过你们的大门呢？”老铁替郑戈辩解说。

“老刘同志说的对，是还没到过你们所。你别忙，说不定这具神秘的棺材会把我们引进你们所常住哪！”郑戈笑吟吟地说。

刘亦群高兴地笑了，“那我得带领全科的同志夹道欢迎你们！”话音未落，他突然止步，“噢，到啦。”刘亦群用手电照着四棵木桩顶起的苫布下的一具棺材说。

他们三人凑近棺材，老铁首先拍下了几张棺材的照片。郑戈开亮微型电池光源的碘乌灯，然后把碘乌灯挂在一棵木桩上，弯下腰，低头一看棺材内那具尸体，不禁一愣。他似乎发现了人世间的奇迹，这奇迹不是造物主的创造，却是他办案中从未见过的一具尸体。尸体头顶的头发已全部脱落，两只眼睛已成空洞，左半部脸颊的软组织稍有腐烂。灯光和突然亮起的雪亮的闪电光，使郑戈看得更真切、更仔细，死者没有死亡时的痛苦，似乎有仇恨和愤怒；埋在地下因潮湿形成的水珠，在凹陷下去的软组织中滚动，好象哭诉时涌出的泪水。尸体额头尚未全部腐烂的软组织，也闪着青紫色的光亮。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死亡？是符合还是超出自然法则的死亡？郑戈还不能马上做出判断。他用镊子弹了一下齿唇的软组织，当镊子抬起时，他发现脖颈处有一条细细的凹痕，凹痕中有一条失去光泽的金属。郑戈用镊子轻轻夹起，“哦……是一条项链！”项链上系着一颗失去光泽，非常别致，制作精巧的金属心。项链上的这颗心，虽然沾有腐烂变质的软组织和杂质，但郑戈凭着侦察员的敏

锐的眼睛，还是立刻判断出这是一枚金质的纪念品。他俯身用放大镜观察着，发现金心的背面有外文。这重要的发现，使郑戈兴奋得几乎叫出声，但他欲言又止，慢慢辨认着那几句外文。

“……好象是……是法文！”郑戈低声说。金质心上沾着的杂质，使他无法辨认出那只有米粒大小的每一个字母。目前，他还不能清除上面的杂质，必须保持原貌，但从上面的几个字母看，他模糊地看出金心背面的几行字，象是一首求爱诗。爱，死亡，还有这贵重的随葬品，促使他的大脑更加急剧地思索。他轻轻地把项链和金心放回原处，又扫了一眼脸部的软组织，脸部软组织和胸部软组织有着共同的特点，尚未腐烂的部分也呈青紫色。四肢的肌肉已全部腐烂，骨骼象经过化学处理似的，从里到外扩散出青色。

郑戈直起身，对正在取照相机的老铁说：“从体型和所戴的项链分析，棺中尸体象是女性。”

“项链上的那颗金质心没刻着名字吗？”老铁熟练地装着胶卷问。

“没有，似乎是求爱诗。我的法文水平太差，要准确译出，需要借助字典！”郑戈说着用镊子夹起胸部的一块软组织，在灯光下通过放大镜观察了一阵说：“从尸体表面的特征和骨骼的颜色分析，这个人生前可能是氢化物中毒造成死亡。你看呢，老铁同志？”

“似乎是这样！”老铁手中的广角照相机又从几个不同角度拍下尸体的照片，然后关好相机说：“从棺木的腐烂程度分析，这具棺材埋入地下大约近二十年，钉子腐蚀的只剩

下红锈的痕迹，正说明了这点。”老铁说话时并没停止手中的工作，他用小刀切下了棺木外层一块木板，又切下了内层的一块木板，用纸包好放进勘察包。

刘亦群点点头说：“铁铮同志判断准确，我们所从一九五四年建所时，就规定不准在这一带埋葬死人；不过，一九五八年所里曾发生一次重大恶性事故，当时由于死者家属不在，或因死者本人是个孤身，那时做为暂时存放的措施，曾在这儿葬埋过几名因公死亡的职工，可是后来又陆续迁出去火化了。详细情况我不十分了解，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好出差在外。明天我查一下档案，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刘亦群提供的情况，使郑戈和老铁感到满意，因为对判断这具尸体的年限，提供了较具体的时限。

三个人在苫布下象完全忘掉了外面的风雨，全神贯注地检查着尸体的每一个部位，交谈着意见。郑戈捡起几种不同颜色的腐烂布片，分别装进塑料袋里，又同老铁轻轻地将尸体托起，正要将尸体侧转过去检查背部，突然，如同天崩地裂般的一声惊雷，震得大地都在抖动，空气都在颤抖。雷声响过，老铁和郑戈托着的尸体“咔吧”一声，骨节全部脱臼了。

“糟糕！”老铁不由嘟哝了一句，皱了皱眉头说：“少不了我还得给这具尸体来一次复原手术！”

郑戈的心情和老铁的心情恰恰相反。他眉宇间闪过一丝满意的微笑。他认为，骨节脱臼，正好证明尸体在地下埋的时间较长；但尸体腹部的软组织没有裂开，这又正好说明此人是药物致死！

老铁用镊子敲了敲腹部的软组织，然后从胸部向上检查，嘴、耳……，他眼睛一亮，头部凑近了尸体，他发现，死者左耳后部有一个黑点，黑点的颜色向四周扩散；黑点的颜色和周围的颜色有明显差异。从这一特征分析，很可能是狡猾的凶手用微型毒药枪杀死了她。试想，如果死者留的是齐肩短发，死后若不请法医鉴定，是不可能发现这个黑点的，更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老铁对两只耳朵做了比较，左耳完整无缺，右耳和周围的肌肉大部分已烂掉，特征非常明显。他的脑海中渐渐产生了一个疑团，“神秘的女尸背后好象有一个大的阴谋，……这不象一般死亡，也不是一般的杀人案！”老铁沉思片刻，转过身面对刘亦群同志问道：“你们所二十年前处理过杀人案件吗？”

“没有，我们所的性质你是清楚的，凶杀、情杀案件这么多年总共发生过两起，案件都是我亲自处理的，根本没将人杀死，更谈不上埋葬尸体了。再说，全所的女工中没有一个戴过这种贵重的项链的，那时候如果谁戴着项链，只要被某个人发现，就会立刻成为轰动全所的头号新闻。项链上的金心背部有外文求爱诗，这在全市恐怕也不会有几个。真是一具神秘的女尸，难道是从天而降的吗？”刘亦群眉头紧锁，他想施工正在紧张阶段，却出了件奇事，弄不好会轰动全所。

听着刘亦群和老铁的交谈，在郑戈脑海中渐渐出现一组问号，“女尸是谁？微型毒药枪的子弹为什么射在她的头上？还有这令人费解的贵重项链。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一个女人不可能被敌特机关专门用来搞暗杀的微型毒

药枪杀死！”郑戈朝外跨了两步，抬头望了眼满天雨雾，拉一拉雨衣帽说：“老刘同志，真是风雨满天啊，可能要有一场更大的暴风雨。”郑戈顿一顿继续说：“我想，在神秘的棺材和尸体没查清以前，要绝对保密，以免引起人们的议论。一会我们把尸体送化验室，如果有什么人问起这件事，就说尸体已经送火葬场处理了，你考虑怎么样？”郑戈征询着刘亦群的意见说。

“好吧。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三个人，都是市建筑公司的，还有两位党员同志，我同他们谈谈，请他们注意保密。”刘亦群看了看表说：“都快三点了，~~深更半夜的，你们先到所里休息一会，吃点东西再继续工作！~~”

“不啦，你回去休息吧。”老铁亲切地谢绝了刘亦群的邀请，“天亮前必须把尸体送化验室，因为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化验才能做出结论！”说着，他也拉上雨衣的帽子，转过身和郑戈踏着雨水和泥泞朝公路的停车处走着。

在郑戈和老铁的脑海中，一个个问号渐渐地放大了，“她被微型毒药枪杀死，戴着贵重金项链却没有被拿掉，这具女尸是谁？她为什么被谋杀了呢？”